

评书人生

评书艺术家徐勍自述

徐勍 著

重庆出版社



KOUSHE RENSHENG

口舌人生

——评书艺术家徐勍自述

重庆出版社

封面题字 李书敏
责任编辑 薛相林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徐 勍 著

□ 舌 人 生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插页4 字数182千
1998年5月第一版 199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66-3876-0/I·724

定价：13.00 元

内容提要

重庆评书艺术家徐勍在花甲之年撰写了这部《口舌人生》的自传作品，它由“漂泊岁月”、“崛起话坛”、“蹉跎风雨”和“流光金秋”四卷组成。作品真实地、详尽地叙述了徐勍在我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大变迁的半个多世纪里走过的不寻常的演艺道路。

徐勍这位有话坛“怪杰”之誉的艺术家，在谋生以及创作与表演的活动中，踏遍四川、贵州和云南的许多城乡，还涉足大江南北。他丰富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之旅，展示了多姿多彩的人间风情图画，表现了少为人知的艺人生活的景致，既具文学魅力，又颇富认识价值和启迪意义。

编者的话

《口舌人生》是我国话坛著名艺术家徐勍新近推出的一部力作。徐勍在四川话坛勤奋耕耘半个世纪,以自己表演与创作的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就,成为四川话坛首屈一指的评书艺术家,如同扬州评话艺术大师王少堂、北京相声艺术泰斗侯宝林、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以及袁阔成一样,为一个时期我国区域话坛艺术特色的代表人物。

徐勍生于1936年,在过去的60年间,我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大变迁。他从青少年时代以说书糊口的江湖艺人,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文艺工作者,历经波折与坎坷。他挣脱旧时评书艺术的窠臼,坚定地讲传统

书目转到紧扣新时代社会生活讲新书的路线上,不只是继承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还在新的环境中有所创造,赋予评书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新的、旺盛的生命活力。这既是徐勍评书艺术的鲜明特点,又是他对这种艺术的重要贡献。

在艺术上,徐勍不囿于一隅,锲而不舍地博采广纳,在创作和演出方面不拘一格,形成自己的独有风格,因之有话坛“怪杰”之誉。

徐勍另一突出之点是,倾一生心血于演出。他不倦地在城乡为民众提供较高品味的艺术节目,不仅踏遍四川、贵州、云南许多地区,还留迹大江南北,显示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品格。

在这部《口舌人生》的自述作品中,徐勍

回顾并总结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和从艺的轨迹。他以生动的笔触，给我们绘制了 60 年来社会生活大变化的长轴画卷，它多姿多彩，内容丰富，颇具认识价值和启迪意义。但是，他作为老艺术家，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许多艺术种类得到大发展或经受着严峻考验的时代，对于评书这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十分关心，深情地期盼年青一代曲艺工作者把这门艺术推向发展，使之成为我国艺术园地里一朵不衰的鲜花。这或许才是徐勍写这本书的宗旨。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此著的初衷。

这本回忆录是作者在花甲之年所写，对于远去岁月发生的事情凭记忆所言，难免有疏漏之处。

卷首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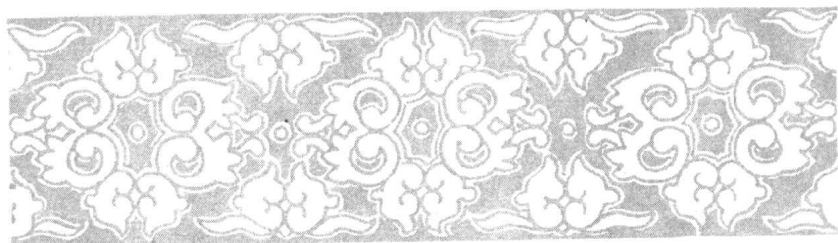
滔滔话坛道今古，碌碌生平献巴蜀。

草草年华仗听众，丝丝情怀叹齿疏。

半个世纪，说书为业。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而今退休，又退而未休。居此水木之地，静坐于清凉之时，回顾来路，曲折坎坷。一生光说别人，无妨也说说自己。借粗纸秃笔，供人消食化水，聊补四川评书艺人残缺的一页。敬谢厚爱于我的广大观众书友，听我自述！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卷首语	1
第一卷 漂泊岁月	1
第二卷 崛起话坛	37
第三卷 蹉跎风雨	67
第四卷 流光金秋	145
肺腑寄语	211
附录	215
四川评书的源流和艺术 特色	217



第 一 卷
漂 泊 岁 月

1

1936年，农历2月14日上午，9点左右，本人在无任何选择的条件下，便呱呱坠地了。刚出母腹，样儿难看，脑壳都没长圆，额侧还鼓起一大包块，其形如角，于是爷爷赐了个乳名“牛儿”。

我爷爷徐再之，是地道庄稼人，种田插秧一把能手。在他心中最贵重的东西，莫过于牛。牛虽牲口，却命贱易长，且庄稼人靠它。给我取个畜牲名字，充分说明了老爷爷的心意。可这牛一身负重，默默耕耘。我出生几个月便叽叽呱呱学说话。刚满1岁时，已成了全家唯一爱说的“话包包”。

据说在我之前，母亲已历3次分娩，不知何故，一个也没成器。无奈抱养了一位船工之女来“押长”^①，取名徐朝玉。这位三姐长我3岁多一点，我名排“老四”。我的出生，姐姐待遇下降，成了受气包，是全家中最可怜的人。

那时，我父在江津城里当“丘二”^②，帮一家绸缎铺管账目。母亲租种了少数菜地，还在邻居一机房为人织布。爷爷每天进城去挑水卖，又承包大餐馆里的泔水^③。家务主要靠年已8旬的

① 押长 等于“招弟”之意。 ② 丘二 帮工。 ③ 泔水 餐厅里残汤剩水，可作饲料。

老曾祖母操持。姐姐主要负责我的安全，当时我小妹还未出生。

岁月匆匆，一晃就 60 年了。但儿时往事仍浮现在眼前，记忆最深刻的：一是躲空袭；再是打牙祭。

一天晚上，空袭警报响了，城里人都往外跑，躲在“武城”那片林子里。大人们惊惶万状，3 岁多的我，还不晓得害怕。母亲用一个大箩筐把我扣在饭桌底下，桌上重重叠叠盖了几床厚厚的棉絮。过了半天，未见动静，我慢慢掀翻箩筐，再拱出遮挡的棉絮。屋子里、天井坝里，静悄悄的。我不知大人们早躲在灶房后面、后阳沟那些地方去了。我慢慢走到门外面，坐在门坎上看热闹，只见远远的树林里，很多人影在晃动。这时夜空月朗星稀，干净得没丝儿云彩。不时传来“哒哒哒”枪声，就像放鞭炮一样。突然，空中出现一串串像星光似的闪灼：红的、绿的。娃娃家不知是飞机上的灯光，更不知道这是在进行空战。只见一串彩灯飘过来，一串彩灯又飘过去。“哒哒哒”，“哒哒哒”。我欢喜得拍起巴掌，又是笑，又是跳：“过来了，又过来了”，“红的在闪，嘿，那是绿的！”真是欢喜不知愁来到。冷不防背后一巴掌，打得我没分清是咋个回事，双脚已经离地，衣领被提将起来，就如同小鸡团似的，被大人抓起回来，依然扣在箩筐底下了。多少年后，才知这是苏联派来的飞行大队的飞机，在驱逐日本派来的轰炸机，双方进行了一场夜空鏖战。

家里人都说我没学爬先学走，一开始就手扒着沿墙根学步。一步、两步、三步，慢慢就颤颤摇摇，晃晃荡荡开步了，一家人公认我是个“小神祇”。从岁多开始，屋里屋外，天井四周，满院子都有我的脚板印。最喜欢跑到门外路口上去，等挑泔水的爷爷回来，因为泔水桶里油水多，有搞头。

“金杯银盏千人血，玉盘珍馐万人羹”。大餐馆里富翁们一席酒，胜过穷家半年粮。爷爷桶里“草鞋膀”、“月亮肉”、“梳

子鱼”、“风筝鸡”^①要有尽有，味道好吃。曾祖母从来不怕人笑话，每天都用箕从桶里过滤，把大块好东西选出来，回过锅，再端上桌全家人打饱牙祭。

只要爷爷挑起回来，不等他把桶放下，我小手就伸进桶内乱捞：“胖胖^②，肥鸡胖胖！”有人说我嘴滑，这怕是“闹龙宫”^③吃多了的好处。

2

我父徐京，字万江，号江澄。老家黄桷嘴徐姓家族的人都说：“我们这房族中，就数他读的书多格。”在浑浊世界，烽火年月，百无一能是书生。说起在外面作事，很少拿钱回来。提到他，爷爷就常常生气，说：“一个狗屎鞭子，文（闻）起臭、武（舞）起断的东西，管屁用。”

他还常常遭朋友骗，衣裳裤儿都被人家穿起跑了。十冬腊月，冷得剩条“火窑裤儿”穿起回来，气得我母亲不止一次流泪。

我母亲张廷元，娘家在巴县云篆山上。她从小没上过学，全靠后来“淘的字墨”，写信算帐都不求人；心灵手巧，为邻居称道。无论缝纫裁剪、坡上农活，粗细都行，一把好手。爷爷当面背里都说，她是这屋里的顶梁柱，没有她全家都垮了！

1942年秋初，爷爷、祖祖、姐姐回到老家黄桷嘴乡下务农。父亲、母亲、我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妹妹一道，搬到巴县鱼洞溪河坝。父亲在民船工会谋了个差事，负责每天登记过往的、上下水木船。只要在鱼洞停靠，过夜人员一律登记写号。母亲负责经营酒馆，卖“冷单碗”^④，兼营煤炭、发火柴小生意。

① 馆子里残剩食物的名称。 ② 胖胖 方言，指肥肉。 ③ 闹龙宫 馆子剩的杂菜。 ④ 冷单碗 零售白干、豆豆酒。

那年，我正式报名上学。学名徐朝君。名字的由来：一是照家庭字辈；二因我与李老君李聘同日生，故取名徐朝君。过去人取名论字有号，我是姓徐名勍，字朝君，号镇中，都是父亲取的。未上学以前，在家读过《百家姓》、《三字经》、《增广》、《大全杂志》、《尺牍》等旧书；而且整本都能背诵。记性好，父母喜欢。

正式上学，就读于鱼洞中心小学。在老街后面坡上，又称鱼雅校。头年成绩好，二年级后急剧下降，除国文一科外，都是“鸭蛋”。记性好的娃娃，为啥读书不行？父母奇怪。后来一调查，才知道我是全校唯一的“惑书”^①迷。

鱼洞是巴县重镇，陪都西南郊最热闹的水旱码头。云贵等地的山货都从这里运出，南川、桐梓食盐等由此运进。二、五、八逢场吼呵连天，闹热极了。来往的民间艺人特多，唱竹琴、打花鼓、金钱板、荷叶；也有说书人，有在茶馆讲，也有摆水棚^②。当时一般人不说听评书，都叫它“惑书”。

我开始只是在上下学过路时听，一听就上了瘾。那时讲的多是侠客、剑仙、妖魔摆阵、群仙会聚，口吐金光、脚驾翔云……走路都在模仿，嘴里念念有词：“来了一人，把口一张，一道绿光。哪——直冲九霄！”

同学们佩服我有过耳不忘的本领。且模仿说书人的动作、神情，简直活灵活现。大家下了课都不愿去操场活动，躲在教室里，要我学着说一段。我也不推辞，拿起墨盘就开敲——啪！三两天又要父亲买墨盘。读书不得行，可墨盘用得快，这才引起了大人人们的注意。发现我十有九天都没听老师上完课，悄悄翻墙离校，躲在茶馆说书人的桌子下面听惑书。父亲跟踪，把我从茶馆里抓出来。先是耳光，继之脚踢。为听这背时的惑书，记不清我挨打

① “惑书”应称“准书”，由于情节离奇，人称惑书，含贬意。 ② 水棚指露天坝说书。

的次数。当时大有“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打死都不怕！越打越要想方设法去听。经常躲在茶馆装货的大包装箱里，外面有同学放哨。发现我父亲来了，立马发出暗号，我即缩进箱箱里。箱子码得又高，父亲当然发现不了。他只盯一下，见没有我，便走了。他一走，我便抬起头，聚精会神，听个一句不漏。

学校的级任老师，发现我公然在下课时间，躲在教室说书，十分气愤，立马惩处：命我口衔敲碎的墨盘，站在黑板侧边示众。我仍是执迷不悟，越罚站越要说，因为同学们愿听。有的同学还从家里拿来好吃的东西，给我补偿，支持我继续说。想不到小时无知的一种酷爱，几年后竟成为谋生的手段，终生的职业。

抗日战争胜利，大小官都得到好处。我除了捡到几个鞭炮渣渣，成天面对的是父亲焦眉愁眼的脸。

1945年，我结束天真活泼的时期，开始走向无边荒野，为生而挣扎。时年我9岁。

那年夏天，鱼洞灾难临头：一场霍乱，几天之内，夺走了上百人的生命。老街、新市场、小河两岸，“万户萧疏鬼唱歌”。我的母亲本来无病，见邻居李姓人家，男人是个邮差，天天外出奔跑，家中留下妻子、儿女；儿女皆小于我。李妻暴病，我母主动去关心，帮她熬药，扶她去就医。回到家里，李妻病未好，我母亦病倒。一星期不到，我母与李妻双双同时断气。两家都留下一儿一女。

爷爷闻讯，从乡下赶来。屋里母亲气落。我与小妹跪下，烧“倒头钱纸”时，只见爷爷坐在门口凉椅上，只说了两个字：“完了！”接着口吐鲜血。一月后，爷爷气绝，带着无限悲伤，离开了人世。

记得，就是这年8月的一天，白天街上刚庆祝抗日胜利，鞭炮烟火未熄。半夜一场特大的“强盗水”^①袭来，我们兄妹睡得正

① 强盗水 四川土话，指突如其来的洪水。

香，床都浮在水面上。惊惶中，只见平时两个人都抬不动的大酒坛，在浪中一冒一沉，滚滚而去。新市场，一、二、三、四码头的人家，财产多被这场洪水吞噬，我家损失更惨。

父亲往常是肩不挑、手不提的人，面对这场灾难，只有焦眉愁眼，别无办法。天灾未了，噩耗又来。乡下的姐姐，哭哭啼啼来报信：87岁的老曾祖母忽然去世。7口之家，4个月内死去3人。

13岁多一点的姐姐，到鱼洞金竹村彭家作了童养媳。父亲将小妹送到珞璜三岔岗垭姓牟的大表叔家“寄养”——其实是充当照看细娃的小保姆。留下我在他的身边当“马灯执事”。^①晚上查船，我当先行。本来我读书成绩就不好，这下干脆辍学了。我亦乐得有时间继续听书。

1946年4月的一天，父亲被新市场一位姓廖的联保队长无缘无故当街打了耳光。我的一个同学来小河码头告诉我，说我父亲与姓廖的联保队长在正街上“公口茶馆”^②断理性。事情的缘起是：我父与几个朋友约起到饭馆去“打平伙”，吃“碗开花”，即大家吃了凑份子，共同出钱。这家饭馆老板是廖家一个孀妇。不料吃完后，几个朋友先后借口都走了，只剩我父亲一人结账。我父亲没带钱，告诉廖老板娘赊着。老板娘不干，我父认为她欺穷，本街本土的都是熟人，何必这样。再说，又不是他一个人吃的，我父亲答应马上去借来给她，老板娘却要脚跟脚，一路看着借钱。我父前面走，她就紧随后寸步不离。我父心烦，加之吃了酒，一时性子上来，干脆不借了，就带她上街走到下街，最后又走回馆子。父亲横下心了，趁势搬把凉椅坐在馆子门口。心想：看你今天要做个哪个？恰好联保队长过路，见老板娘絮絮叨叨地在吵。这位廖队长，依辈份称老板娘为婶婶。老板娘当场指控我父亲，红口白牙齿，吃了不给钱，还领起她天上地下的到处乱转。那年

① 马灯执事 提灯照路。 ② 公口茶馆 指袍哥们公认的茶堂。